四瓜瓤正在变红(维)

白云之下, 波光粼粼

正午阳光里 苦楝树那些绿得发亮的新叶 用崭新的目光看着 那么多人,那么多机械 围着一颗巨大的五角星奔忙 为什么要把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建设得庄严凝重 又宁静肃穆

老枝干看着荡漾的池水说 多年前,这里 也有很多人,很多陌生的人 趴在战壕里 跟另外一些人打仗 他们的执着 与今天的建设者一样 在追求什么 在改变什么

他们在说什么?树叶很好奇他们似乎在说大功告成,死而无憾似乎在说。今日作战,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似乎在说。为了信念,我们愿意舍生取义

我懂了。树叶仰起脸,对着纪念园用它最喜欢的阳光 向这些英雄献祭 它相信,实建此英烈的信念 就同它崇拜的阳光一震满天 一拜出彩虹,二拜医满天 三拜之后,它完全当 村更绿了,它注意到 白云之下,波光粼粼

生命之光

发现没有? 只要有生命 就会发光 头发、指甲、牙齿、骨头 它们的光谁也学不来 与太阳、月亮、星星、火把的光不同 他们的光里泛着生命 就算你的皮肉没了 你的骨头还在原野发光 就算你的骨头没了 你的指甲和牙齿还在泥土中发光 就算你的身体没了 你的头发还在黑夜里发光 就算近百年过去了 你的精神还在历史长河中发光

只要有一份美好的信念 你的光就是强烈的 只要有一份爱人的情怀 你的光就是柔和的 只要有一份慈悲 你的光就是永恒的

西瓜瓤正在变红

在古岭头隔壁山村的下广山 匍匐着很多灰色石头 如大象、卧牛、苍鹰 烈日下,它们三五成群,挤挤挨挨 憋着什么秘密,一下雨 就黑得十分凝重,闪闪的,似乎就要 诞生 李树桃树上蹦出白的红的花

老农在石头间挖地 那些黄土啊,被一些坚硬的东西 磕痛,吐出一截筒骨 又吐出一块趾骨 老农在石头间垒了二十三个坟堆 以后每年的大年初二 村民都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拜祭仪式 他在地里种下西瓜和红薯

石头憋了多年的秘密 终于被老农说出,它们可以安然接纳 阳光的更替,暴雨的冲刷 越来越高的村庄投下的阴翳 一茬又一产的桃花李花 悲壮的历史与 越来越多祭奠的鲜花 嘘——请安静 红薯正在膨大 西瓜瓤正在变红

唐女、桂林市全州县人、中国作协会员。在《诗刊》《诗歌月刊》《诗潮》 《青年文学》《西湖》《广西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有小说、散文被《小说月报》和《海外文摘》转载。出版诗集《在高处》、散文集《云层里的居民》。 获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第二届花山奖·贡献奖。



诗意地栖居在美丽南方ध時

陈振派

午夜的雨水

午夜的梦中, 雨水淅淅沥沥 继而倾盆,梯队推进。雨水拍打瓦 片的声音 唤醒遥远的记忆。那些年 五湖四海的青年人来到美丽的南方 与村民们谈论大地上的往事, 以及 未来的穷伟蓝图 泥土不再仅仅是泥土 泥土是一种存在的身份象征 那些眼光充满惊奇的岁月 倏忽而来, 久久徘徊 南方的雨季是绵长的 一如南方的酒, 高山流水 醉在梦中的人是幸福的 醉在美丽南方的人 将会拥有一生的牵挂 年轻时出现过的梦境 将会在晚年雨夜的梦中不断闪回

湖水出奇地平静

在美丽南方,有一泓清泉 湖面,平静得超乎应有的模样 蜘蛛在水面结网,荷叶高出水面 如同撑伞,如同漂浮的脸盆,如同 无数的叶片散落在水上 水草的摇晃就像是一种吆喝 招摇着在清晨,在午后 在沉沉消融的落日里 湖水一如既往。天然湖的形成 经历了不知多少日夜 人工稍加修葺,便形成了新的景色 月亮的形状。我们把倒影着月光的湖 取名月亮湖。月亮湖不说话,不反驳 继续折射着温暖的月光

美丽南方的梦境

美丽南方,承载着历史与想象那些无法把自己在美丽南方的人把照片和记忆留在美丽南方的人把照片和记忆留在了这里那些爱过却无法继续相爱的人把遗憾和泪水留在了这里那些无法带走的往事。 它我传断瓦。破渐复原不生的思绪里逐渐复原在余生的时代,一路播撒在余生的记忆,一时红色的话的的人在美丽南方稍稍随望的人留下了无数的梦境

陈振波,1987年生,广西北流人。现为广西中华文化学院教师。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歌月刊》《中国诗歌》《星星》《作品》《广西文学》等。

青山绿水不负乡村振兴(24年) ^{○ 陈宗华}

黄姚古镇

黄姚人并不嫌弃薄弱的土地 文化就是一种素养 深厚的底蕴造就商贾的繁华 让曾经闭塞的村落 誉冠整个参差嵯峨的喀斯特

一弄一水一街一楼一井…… 青砖、白墙、黛瓦、石头桥…… 无不与皖南的徽派异曲同工 轻风徐来,一捺晚霞渐起 收拢一幢幢"金粉的世家"

掩卷着恬静入画 黄姚是可持续的故乡 古树新芽任青鸟筑巢 天台之上品红薯豆豉 "秋歌三茶"最浓在昭平

洪津古渡

红渡村的风 习惯了陡壁悬崖 突兀的古庙蒸蔚一缕青烟 散尽,是沧桑的繁华 车水马龙浮出没草的印痕 凌空飞架的石拱大桥 梳妆此刻的清静

阳光正暖暖地穿越古渡的恩仇 一脸红润 抢滩要津,谁说女儿要妩媚 柳枝铸长剑 斩浊浪,清一腔正气凌然 予我壮丽的景色

红渡村的风 抚过朴素的门额 庄稼们总是要低垂着穗 进进出出 轮季田园,从不空闲着 古渡正在换一种方式负重 奔流不腐,观澜,也是惬意的生活

姑婆山的杜鹃花

姑婆山的杜鹃 与熔凝的山巅贴得很近 以至于每一根抽绿的枝丫 都未逃脱冷焰的燃烧

在花枝间逗留 不知不觉被雾海漫上琼台 略去了峥嵘的海拔 误读成一马平川

风涌无声,已是淬沸腾云澜 怂恿石径劈入险端 像游蛇吐着信子盘行 咬破杜鹃的巢寝,腾阳沐血

> 陈宗华,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 集《流水的张力》《泸州物语》和青少年绘 本读物《李白》,2019年度冰心儿童文学 新作奖,2020年《好百花》儿童文学优秀奖。